

中国小小说典藏 (第二辑) 主编: 杨晓敏

夜泊峨眉

戴涛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小说典藏品（第二辑）

主编 杨晓敏

夜泊峨眉

戴涛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泊峨眉/戴涛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7.

2

(中国小小说典藏品. 第二辑/杨晓敏主编)

ISBN 978-7-80623-755-7

I. 夜… II. 戴… III. 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18355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32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37.5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字数 715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	印次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23-755-7	定价 144.00 元(共 12 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我看小小说（代序）

王 蒙

小小说是一种敏感，从一个点、一个画面、一种对比、一声赞叹、一瞬间之中，捕捉住了小说——一种智慧、一种美、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、一种新鲜的思想。

小小说也是多种多样的：幽默的，抒情的，淡淡的，强烈的，掐头去尾的，有头有尾无“腰”的，动态的，静态的，叙事的，比喻的，勾勒轮廓的，只写心理感受的……

小小说又叫微型小说，微型小说之所以能“微”，多半在于一个“妙”字。汉语构词把微和妙组成一个词，叫做微妙，这本身就微而且妙极了！

微者体察入微也，还不仅是短。如果短而平，短而无味，短而有套子，再短也是冗长。

而妙即创造性与独特的内涵，见人之

所未见,挖掘别人未曾留意的思想内涵、生活内涵与审美内涵,一以当十,短以胜长,句句抓到痒处,打到痛处,是谓妙。

小小说微到了没有说教的余地。你对生活的感受本身就必须成为艺术,没有铺陈的余地,没有打扮的余地,没有贴膏药、穿靴戴帽的余地。小小说是对作家的生活体验、作家艺术地感受生活的能力的最直接切近的考验。

当然,小小说也是对语言和叙述方法的考验,小小说必须有自己的叙事逻辑和叙事语言。仅仅说“电报体”是不够的,因为电报太干巴。小小说的语言要精彩得多。

小小说最忌的是寒伧,削足适履,压缩饼干。既是小说,不论多么小,仍然有自己的天地,自己的空间,自己的明暗与节奏、自己的“概述”与“详述”的方法和变化。

大的东西人家一下子看不周全,而小小说可以放在读者的手掌中分析解剖赏玩,遮不住丑,掺不得水,总体构思全部裸露在严格的批评家与读者面前。

目 录

- 1 我看小小说(代序) 王 蒙
- 1 小老鼠
- 4 表弟
- 7 为往事干杯
- 11 神女峰
- 14 夜泊峨眉
- 16 郑局长
- 20 万先生与万女士
- 23 画家
- 27 一片苍茫
- 31 我跟鸟的事
- 35 日光浴
- 39 评奖

- 42 聚会
- 46 真的好想你
- 49 下落
- 52 花匠
- 55 剪报
- 57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
- 60 黑白与彩色的世界
- 63 战争谜语
- 67 春山与水菱
- 71 油菜花开的时候
- 74 追求
- 77 御笔
- 80 男孩与女孩
- 83 情趣
- 85 我家有只小黄狗
- 88 连衣裙
-
- 91 小小说童话(代后记) 杨晓敏

小老鼠

你来啦！

不知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走路就要有个走相，干吗老是要贴着墙脚走？进来就安安静静地呆一会吧，这么不停地在房间里转圈儿，头晕不晕？

嗅什么，一定是肚子饿了。自己找东西吃去，就在桌子上，看你怎么拿。聪明，先爬到椅子上，再爬到桌子上，哟，小心。

对，烟是不能抽的，茶也不能喝，喝了睡不着，豆奶粉能吃。怎么？想吃又不敢吃，你准是又想起那件不愉快的事了……

那是我不好，可我也是“急中生智”呀，你想，那时你才六个月，你妈又要去上夜班，你没有奶吃，当然就哭了。你一哭我赶紧冲豆奶粉给你吃，可你吃了满满一瓶才过十分钟，张开小嘴又要吃，我马上再

冲给你吃，可还没等我闭上眼睛，你又哭了。哭得我又急又乱，干脆把大半袋豆奶粉全冲了，这下可好了，你一声不吭睡了一晚上。可到了第二天你怎么还不想吃，这可把你妈吓坏了，急忙送你去医院，医生说是消化不良。唉，你妈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，把我好一顿骂哟。

Sorry，儿子。

吃吧，慢慢地吃，不要噎着。我可困了……

咚咚咚，烦人的敲门声。一定又是打扫宿舍楼的老金头，每天这时候，他扫地扫到我宿舍门口，总要敲几下门。他是好心，怕我睡过了头。今天老金头干吗敲个不停？我迅速穿了衣服去开门，老金头见了我就指指地上说，你说有趣不有趣，这小家伙在你门口转着圈儿跳舞，我脚踩过去，它也不逃跑……

是你踩死它的？

你怎么了？老金头一定是发觉我的脸色很可怕。

你！

我真想也踩老金头几下，我拔脚跑到办公室，拨通了家里的电话，接电话的正是我的儿子。

儿子，你怎么样了？

爸爸，我正要上学去。

儿子，没有人踩你吧？

爸爸，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

儿子，你可要小心，爸爸明天就回来！我使劲对着电话听筒叫喊。

第二天我回到家里，儿子迎上来问我，爸爸，您怎么提早一天回家了？

爸爸想你，还想送你一件礼物。

哇!这么大一只长毛绒老鼠,要花好多钱吧?爸爸,每次你总是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老鼠的,今天不是我生日,为什么也要送老鼠给我呀?

不为什么,爸爸就想送只老鼠给你。

表 弟

表弟是 18 岁那年来上海的，他老家在江西山里的一个小镇上。表弟在我上班的单位里找到了我。我打量着眼前这位从未见过面的表弟，方脸，厚唇，黑黑的皮肤，非常容易让人想到山。表弟对我说：“哥，我没考上学校，家乡又找不到工作，所以我就想来上海发展发展。”瞧着表弟对上海一脸的期待与兴奋，我原想对表弟说的话终于一句也没说。

我将表弟带回家，在我的书房里给他安置了一张床。第二天上班，我特意关照表弟，你先在家歇着，工作我们可以慢慢找。可当我下班回来时，表弟却不在家。这下夫人急了，朝我直嚷：“把他弄丢了，你怎么向他家里交代啊？”正急得没有方向时，表弟回来了，手里捧了一沓广告纸。“哥，我

找到工作了！”

“工作？什么工作？”我不信表弟这么快就找到了工作。

“真的，哥。今天上午我在家闷得慌，就一个人跑出去了。我见许多人朝地底下走，我也跟着下去了，我坐上了一列在地底下开的火车。坐到那头，我钻出地面时，有人上来送我一张纸，我问啥纸， he 说是房子装潢的广告。他一说话，我就听出来了，他也是老表。这下我们就聊上了，后来他给了我这些广告纸，叫我在地铁这头出口发给人家，发完了，就能领钱。”

我想说这算是什么工作，但我没有，我看见表弟是那样兴高采烈，而且我也无法为表弟找到更好的工作。

从此，表弟每天早出晚归，专心致志做着这份散发广告的工作。大约过了一个月，表弟这天回来非常得意地告诉我：“哥，今天我见到老板了，老板要送我去念书。”我问是哪个老板，念什么书。表弟说：“当然是装潢公司的老板，他说我工作得最好，不像别的人，把广告纸偷偷撕了扔了也去领钱，所以老板要送我去念书，念装潢设计的书。”听了表弟的话，我想表弟这回真的要在上海发展了。

接下来的两年时间，表弟白天发广告，晚上去念书，每天念完书回来，还要在书房里用功，我感觉表弟这书念得很苦。两年后，表弟如愿以偿拿到了毕业证书，装潢公司的老板就让表弟做了设计人员。没过多久，表弟抱回家来一台电脑，我问哪儿来的？表弟说用老板发的工资奖金买的。我说：“用来上网聊天玩游戏？”表弟说：“NO，在家里干活儿用，还可以了解国外

最新的设计动态。”

到了年底，表弟拿出一万块钱来对我说：“哥，这钱就算是这两年吃住在这里的一点补偿吧。”我坚决不要，表弟急得快要哭了，“哥，钱你不要，那你一定要答应我两件事，第一件事，我不能再影响你们了，我要搬出去住；第二件事，我要为你们的房子重新装潢一下。”

这两件事最终我都答应了。当我看到经过重新装潢的房子变得如此漂亮时尚，我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。三年前，当他第一次站在我跟前时，我怎么会想到表弟的今天呢。

装潢好我的房子后，表弟就搬出去了，他一个人在外面租了房子。因为忙，他也很少到我家里来了，可我知道他的设计越做越好，甚至有人说他想自己开公司做老板。

转眼又是一个春节要到了，这是表弟来上海的第七个春节。他来我家说：“哥，我要回家了。”我问过了年什么时候回来，表弟说：“不来了。”我感到非常意外，问究竟发生什么事了。“没发生什么事，就是不想来了。”表弟的表情还是非常平和，我说：“你总得告诉我一个理由嘛。”表弟说：“我还是喜欢小镇。”

表弟走了，可我还时常在想，表弟究竟喜欢小镇什么呢？我还做过一个梦，梦中一个18岁的山村孩子来到我家，他对我说：“大伯，我没考上学校，家乡又找不到工作，我想来上海发展发展。”

我想了想，这孩子应该是表弟的儿子。

为往事干杯

上海的N县与浙江的M县水接着水，岸连着岸，同在东海之滨杭州湾畔，一条海塘公路穿越两县，在分界处，两县分别设立了一个检查站，专门检查来往车辆有没有将本省本市禁运的物品偷运出去。前几年，随着形势发生变化，大家都开始讲个开放搞活，这样检查站也就没意思了，撤了，可房子还在，N县的白县长与M县的蓝县长一合计，干脆来个扩建翻新，将两个检查站的房子连成一体，开了个酒楼，就叫望海楼。

望海楼建成，白县长与蓝县长每月都要在此碰一次头，交流感情，洽谈项目，正事说完了，自然还要“便饭”一下。这天是白县长做东，白县长说今天天冷，不喝啤酒喝点白酒，于是白县长跟蓝县长都干了好

几杯泸州老窖。脑子喝兴奋了，蓝县长就对白县长说，老白，我讲个故事如何？

接下来就是蓝县长讲的故事。蓝县长说：在我们 M 县县城北面三十公里有个村庄，村庄里有户人家，姓蓝，祖祖辈辈都种地。到了 1972 年，72 岁的蓝田人生病住进了医院。有一天，他把全家人都召到病床前，他说，我这一辈子，就是一个心愿未了，我想有两间自己的房。全家人都不理解，说我们住的房子不是自己的吗？他叹了口气说，唉，这房是我们的，可那是土改时分的，终究不是我手里盖起来的，在我闭眼以前，我想看到自己盖的房。为了了却老人的心愿，全家人一致同意盖新房。

很快，砖买来了，瓦买来了，就缺房梁了，可没地方买，没法子，只好自己动手浇制水泥梁。大家你买水泥，他买黄沙、石子，到了最后钢筋却又无处寻觅，大家很着急，都想在老人闭眼前了却他的心愿。这时老人 18 岁的孙子说，我去。他一个人摇了小船从 M 县到了 N 县，他走进 N 县县城一家五金店，几分胆怯地问，钢筋有卖吗？营业员答，钢筋是不允许卖的。我们只有镀锌铁丝。他又问，铁丝能浇水泥梁吗？营业员答，用 8 号铁丝可以。他高兴极了，就买 8 号铁丝。营业员问，你是 M 县人？他说，是。营业员立刻得意起来了，怪不得我一听口音就像嘛，不卖。为什么？上面有规定，外地人一律不卖。

他对“上面”、“规定”之类的词，天生就有一种畏惧感，他赶紧离开。可他还有几分不甘心，于是他又走进了另一家五金店。他不敢张口，就用手指指铁丝，然

后做了个“八”的手势，营业员扔过来圈好的一圈铁丝说，五毛。他连忙掏钱，又做了个“二十”的手势，营业员的头摇得非常快，不行，上面有规定，每次只卖一圈。这下热闹了，他便一家店一家店地跑，县城跑遍了，又深入下面的乡镇，每踏进一家商店，就伸出手来做个“八”字，简直就像当年小鬼子进庄问“八路的有”。

白县长听到这里笑得喘不过气来，蓝县长也跟着笑，俩人笑完了，白县长说，我也给你讲个故事。

就在我买铁丝的时候，我正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，当时我的烟瘾大，每天抽两包，抽烟要火，那时还没打火机，就靠火柴，可火柴要计划，我每月才两盒，哪里够用。为了节约火柴，香烟一支接着一支抽，这样钱又受不了，后来听说你们M县的火柴不凭票，我就趁队里歇工，跑了十里地，到了你们县的双庙镇。我走进一家杂货店对营业员说我要买十盒“自来火”，我们都管火柴叫自来火的，没料到营业员朝我眼珠子一瞪，没有。这时又有一个人走进来，说，买一盒“洋媒头”，营业员什么也没说，拿出一盒火柴给了他。这下我气坏了，跑上去问营业员，为什么我买没有，他买就有？谁料营业员比我还凶，“洋媒头”只供应本地，你懂不懂？

我无话可说，可我想我总不能白跑了十里路，我便站在那里听来买火柴的当地人如何说“洋媒头”。等我听出了一点门道以后，就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一遍遍地学着说“洋媒头”，直练得口干舌燥，才觉得有几分把握，然后等刚才那个营业员换班吃饭去了，我若无其事地又走进那家杂货店，递上两毛钱说，“洋媒头”。营业员朝我看都不看一眼，扔过来十盒火柴。

白县长说到这里，蓝县长也笑得前俯后仰，老白，你再来一遍“洋媒头”，就用双庙口音说。

白县长说，不说了吧。

蓝县长说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干杯！